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二十

曹元弼學

金縢第十七　周書古文尚書　鄭氏注

箋云大傳在大誥後。釋曰縢。約也。束也。鄭說祕書之匱必緘之以金。謂以金帶其外而緘束之。慎重之至也。周公禱武王疾請以身代。卜之得吉。事畢納冊於金縢之匱中。藏典守者勿敢言。後成王開緘得史乃大書其事。以金縢名篇。自王翼日乃瘳以上。序所謂作金縢。此篇之本事也。武王既喪以下則因王啟金縢大悟而終欽其事。自首末。今古

文之皆總為一篇。古文此篇在大誥前。於文義事理皆密合。蓋孔子之舊。今文在大誥後。以秋大熟未穫以下為周公薨後事。恐周漢間傳聞異辭。辨詳下。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箋云 史遷說。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魯周公世家 豫。壁中古文作悆。說文曰。悆。忘也。嘾也。从心。余聲。周書曰。有疾不悆。悆。喜也。心部 白虎通曰。天子病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曲禮疏引

釋曰 既克商後二年。於文王受命為十五年。武王即位之八年也。史公以克商為在十一年。則此年為十三年。

即訪洪範之年。今定從鄭說。弗不二字古通用。說文引周書而釋之曰念喜也。蓋古文借悆為豫。孔子國以今文讀為豫。段氏說是。釋文云本又作忬悆之別體。白虎通云不復豫政。蓋讀豫為與聞之與。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

二公欲就文王廟卜。史記集解戔云史遷說。太公召公乃繆卜。穆一作睦。一切經音義引釋曰王氏云。僖二十四年傳言文之昭武之穆。疏云。自后稷以後。一昭一穆。文王于次為穆。故鄭以穆卜為于文王廟卜也。周家公有大事輒詣文王廟卜。其後遂名此卜曰穆卜。

案下文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則穆卜為就文王廟卜明矣。繆。假借字。睦通用字。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戚。憂也。未可憂怖我先王也。史家集解 周公既內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疏 釋曰時羣臣憂懼。二公急欲穆卜以探知吉凶。周公精誠內發。別有深意。止之曰王疾不害。未可以舉朝憂怖之狀駭我先王也。所以云然者。疏引鄭注文偏而不舉。以鄭志義推之。蓋公以為徒卜無益。且恐卜或不吉

傳聞於外。人心搖動。故權辭以止二公之卜。而潛禱三王請以身代。下云公乃自以為功。功事也。公雖内知九齡加三之期。此時王疾應瘳。而天道難必或有萬一之不虞。惟求以身代。庶幾至誠所感。天從其願。且以公壽與王。更當延年。此公之至情可以格天而不可以告人。故不欲與二公同卜。而自以禱王疾必愈為身任之事也。蓋公之心知有君知有兄知有周室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己身。聖人人倫之至。嗚呼至矣。

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

立焉。

時為壇墠於豐。壇之處猶存焉。疏[箋云]馬氏曰壇。土堂。釋文 鄭志趙商問。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以來何患不為。鄭荅曰。君父一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歔欷。歸其命於天。中心惻然為之請命。周公達於此禮。著在尚義若君父之病不為請命。豈忠孝之志也。史遷功作策。[釋曰]自以為功。自以禱王疾必愈為己事也。鄭志義足補此注之闕。前已申之。禱後雖未以公代 王而王疾立愈。終九十有三之期。亦可見其至

誠格天。如響斯應矣。史公功作質勸。江氏云。質當讀如周鄭交質之質。謂公以己為質贅于三王以代武王。案此正自以為功之質。字異意同也。為三墠同墠。時周公不欲令人知之。故禱不於鎬京之廟。而急命其私屬至豐除地為墠築三壇於上。遂率諸史馳往禱禱。禱畢而卜。馳歸啟籥見書。蓋公為王心苦而身勞至矣。三壇。太王王季文王各一壇。皆南面。別為壇于南方北面。為周公立處。君南面臣北面之義也。注云壇墠之處猶存。鄭君遊學周秦之都親見之。

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植。古置字。疏箋云周禮鄭說。始告神時薦於神坐。書曰周公植璧秉珪。大宗伯注秉。執也。釋詁珪。古文圭。說文土部史遷植作戴。珪作圭。戴或作載。易林需之无妄釋曰璧珪所以禮神致敬。江氏云論語微子篇植其杖而耘。蔡邕石經作置其杖而耘。是置為今字植乃古字。故鄭云植古置字。又說文木部植字重文作櫃。从置。是古字植與置同也。案置璧所以禮神。置从直。戴直義近。戴載形聲近。陳氏謂璧必以帛薦之。故或稱戴或稱載。秉珪若朝覲然。所以敬神也。周公

齋祓奉珪璧乃告請先王。試救之至也。　此第一章第一節。記周公禱武王疾始末。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策。疑當作冊集解順史記文改之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史記集解三十字。一簡之文。儀禮聘禮疏諱之者。謂諱發為某由成王讀之也。疏丕。讀曰不。史記索隱引作負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為天所責。欲使為之請命也。疏[箋云]史遷冊作策。某作王發。遘厲虐疾作勤勞阻疾。丕作負。

釋曰史。蓋太史佚也。冊。以周公所作請命之文書於簡編為冊也。祝。讀以告神也。周公既植璧秉珪。太史乃以所書之冊授太祝讀之。其辭如下也。江氏云。注云周公所作者。以祝詞紆誠之至。非它人所能代為。自是周公自作。僞孔氏乃謂史為冊書祝詞。非是。案爾者。以人對神之稱。禮士虞記適爾皇祖。左傳乞盟於爾大神。文例同。元孫。謂嫡長孫。武王於太王為曾孫。於王季為孫。於文王為子。云爾元孫者。統於所尊。自孫以下皆稱孫也。武王名發。諱之故云某。江氏云。以父前子名之誼。則告太

王王季文王當名武王稱元孫發今此諱發而云某。必由後來成王開金縢之書得此冊文讀之。不敢斥名而云某。後錄書者從成王之讀因遂作某。其實周公冊書本作發字。案泰誓牧誓皆直稱發不諱此獨云某。明從成王讀書之。史公作王發者蓋史自為文。猶堯典帝曰易為堯曰耳。遘厲虐疾。遘。遇也。孫氏云。厲者。釋名云。疾氣也。中人。如磨厲傷物也。虐者。廣雅釋詁云。惡也。言遇厲氣致惡疾。史公遘厲為勤勞。蓋古今文之異。非史公詁訓。言武王勤勞以致險疾也。案險阻義同。又厲。危也。厲。危

也。義皆大同。丕。鄭讀為不。丕讀與皐陶謨予弗子
同。謂愛也。責。咎也。怪也。意謂元孫受天之命。承祖
宗之業。身繫四方兆民之安危。今遇險疾。三王慈
愛子孫。在天之靈。自必力救。而元孫疾日危。處情
惶駭勤望。一似三王恝置不問。且將有不慈愛之
故見咎怪於天。言此者。極見元孫疾勢之可危。為
三王憂累。急當為之請命於天。以旦代某之身為
請命之質。蓋恐時運大厄。必有受其禍者。顧以身
當之。左傳楚有雲鳥夾日以飛之祥。禍當君身。若
禳之可移於令尹司馬。容古有此法。但楚昭不欲

移禍於臣。則為知命。周公為君兄為天下請以身代之王。則為至忠至弟至仁。義各有所當耳。周公至誠所感。王疾之立愈。然天不以公代王者。人之精力盛衰與年壽長短必相應。故鄭注文王世子云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逸豫延年。天王者一日萬幾。精華已竭歸於帝鄉。自事是常理。且天生文王武王周公。三聖相繼以成周道。蓋久有定期。天於武武王九齡加三。如文王之志。翼日乃瘳。從周公之請。又三年天下初定乃崩。於是周公攝政。成文武之德。致成康之治。天之所以篤周祜者至矣。索隱

稱鄭注讀丕爲負。恐字誤。或負即不受子孫之義。若史記作負子。則當如白虎通說謂王疾負棄子氏。三王不救。則無以應天之責。馬氏讀丕如字。則謂三王有大慈愛子孫之責當爲王請命也。　又棄天尊而三王親。疾病死生命懸於天。三王斷無不受子孫之理。而祝辭云然者。蓋極見王疾之篤。人情憂懼若失望於三王。而終冀天數之可回。求三王爲之請命。其情辭懇惻。視詩云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更爲迫切。讀者當善會其意。　聘禮記疏云。鄭注尚書三十字一簡之文。不言何篇。袁輯縈

諸此。近是。今從之。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箋云] 史遷予作旦。無仁若二字。考作巧。元孫作王發。不若作不如。[釋曰] 上請以己身代王。此言己善事鬼神。願從三王於天。仁。愛也。若。順也。考。當從史記讀為巧。江氏謂古文本作丂。據說文則古假丂為巧。史記無仁若二字。則丂能當聯讀。案魯世家言周公為子孝篤仁。曾子言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孔子稱如有周公之才之美。蓋周公自少仁愛

順巧且多材藝。素爲先王所稱。而事鬼神又須多材藝。觀周禮春官大師等等職可見。孔子言祝鮀治宗廟。祝鮀猶可節取。況周公聖人多能乎言予仁順巧且多材藝。於事鬼神爲宜。乃元孫不如予多材藝。事鬼神非其所長。故予宜代元孫從先王也。不言不若旦仁者。仁德也。聖人所同。且不可言兄不若己。材藝技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爲求代王故可言不若。此聖人辭令之順也。或曰考當讀如字。父爲考。祖爲王考。曾祖爲皇考。若考言順祖父也。亦通。公順巧材藝。自幼爲先王所喜。祝辭自

遺之。公時年八十餘矣。對先王言猶若見時然。此聖人終身慕父母事死如生之誠。其視代王而從先王。蓋歡然若歸矣。孫氏以不若為反語誤義似迂回。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降。下也。寶。猶神也。有所依歸。為宗廟之主也。史記集解

【疏】云馬氏曰。武王受命于天帝之庭。布其道以佑助四方。史記集解 敷。布也。禹貢注 佑同祐助也。說文示部 祇。敬也。

釋詁心服曰畏。曲禮注 隧本作隊。從高隊也。說文自部 史遷

爾作汝。祗作敬。寶作葆。釋曰此言元孫不可死。當

長承天命以保子孫黎民。為鬼神之主也。蓋元孫

所能。不在多材藝而在治天下。故乃受命於帝庭。

敷政以佑助四方。用能定爾子孫於下土。使四方

之民無不敬服。嗚呼。民和有政有居得安其所。必

使王疾速瘳。無隊失天所降之寶命。則我先王亦

長有所依歸矣。古寶瑑字通。聖人之大寶曰位。故

曰寶命。鄭云寶猶神者。孫氏云。後漢皇甫嵩傳注

云寶器猶神器也。古神或作王。謂命為天地宗廟社

稷民人之主也。鄭述經云有所依歸。或鄭本與史記同。此亦史公用古文之一端。但下文史所述事多從今文說耳。

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箋云 馬氏曰。元龜。大龜也。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史記集解 史遷今我下有其字。歸下有以字。珪皆作圭。釋曰 此告神以將卜。即就也。言今我就受汝命於元龜。欲因龜兆以知神意也。爾之許我。得兆吉。我其以璧與珪歸告王吉卜。以待汝之命。我死

而王瘳。則寶命不墜。可永奉珪璧以事宗廟也。若爾不許我。得兆不吉。我無可如何。但欲藏璧與珪於此。歸隱忍不敢言。王疾不瘳。恐天下亂。人乘間爲變。武危宗廟。無以奉珪璧事先王。知此以情告先王而呼籲迫切。禮記曾子問云。天子諸侯將出。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奉以出。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兩階之間。是禮禮神之玉事畢則藏之。此云以璧與珪歸俟爾命。蓋將俟王疾愈設奠三王之廟。各藏諸兩階間與。　此第二節。載冊祝文。

又案冊辭至誠懇惻。大旨謂元孫承三王之業。受

命於天。為四方民心所敬服。今疾危。爾三王慈愛子孫自必力救。但恐時運之厄。必有當其禍者。三王無可措手。徒以不能慈愛子孫之過負疚於在天。願以旦代某當其凶咎。庶幾三王請命可以如願。蓋公不忍言王祿將盡夫數難回。欲及九齡加三未滿之時。捐身以遂續王命於天。為三王於無法中設法。孝弟忠仁之至情。千載下又可思而得之。

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

籥。開藏之管也。開兆書藏之室。以籥。乃復見三龜

卜書。亦合於是吉。疏[箋]云 馬氏曰。籥。藏卜兆書管。

釋文 史遷說。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啟。一作開。周禮卜師注并。一作逢。論衡卜筮

[釋]曰 江氏云。就三王而卜。故卜三龜。習。重也。案一習吉。謂三龜所得之兆皆吉相重如一也。啟。開也。謂開藏卜筮書之室。籥。所以開藏之管也。啟籥者。開藏以管。見書。見所藏卜兆書也。下云納冊金縢之匱。又云啟金縢之書。蓋書藏於匱。匱藏於室。既以籥啟室。即啟匱而得書。此籥乃

鑰籥之龠。與說文籥訓及闢字皆異。不必牽合。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此書即頌也。每兆皆以三兆之頌占之。故禮經云旅占。此三龜所得之兆既皆吉。及見每兆族占之頌辭凡九頌亦皆吉。故曰乃并是吉。注云亦合於是吉。謂合於是兆象之吉也。并武作逢。蓋今文。逢。遇也。并逢聲轉字變。卜在壇。書在室。蓋公卜得吉。即馳歸鎬京。啟藏視書。此時當即納冊匱中文。退在後者。見公視書吉喜甚。急入告武王。故別於後者之。

史公云發書視之信吉又云開籥乃見書。蓋初
時但見卜人之書。義或不備。開秘府書乃得其審
也。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
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茲此也。史記集解【疏云】馬氏曰。一人。天子也。史記集解史遷
說。周公入賀武王。無體字。罔作無。小子作旦。新命
作新受命。無于字。永作長。茲攸俟作茲道。周禮
占人凡卜筮君占體。鄭氏說。體兆象也。周公卜武
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釋曰】周公見占書確知是

吉。乃入告武王占之曰。視兆之體。王其無害。予小
子新受命于三王。由卜兆以傳神意。惟長終周道
是圖。此所俟三王後命。必能顧念我天子使即愈
也。體。謂龜兆所見金木水火土之象。詳占人疏。所
受命。謂卜得吉。惟永終是圖。謂觀頌辭之意。知三
王惟長終周道是圖。即大誥所謂圖功攸終也。俟
即歸俟爾命之俟。俟王愈而已代也。但周公口中
惟言。俟王愈。所謂能念予一人也。[illegible]聖人至誠無偽。
即(既)請命即俟命。其俟王愈而公亦不死。則存乎天
也。茲攸俟。史記作茲道。屬上讀。段氏謂今文攸字

作猷。無俟穿式然。

一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縢。束也。凡藏秘秘書。藏之于匱。必以金緘其表。疏云

[云]史遷納作藏。說為誠守者勿敢言。翼作明。[釋四]

翼。一作翌。爾雅釋言注 [釋曰]歸自壇歸也。納冊。藏告王三

王之簡書及命龜辭也。周禮占人凡卜既事則繫

帛以比其命。注云。既卜。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

於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書曰。王與大夫盡

弁開金縢之書。是命龜書。孫氏云。據此是納冊為

卜筮之常事。非公欲為此以待後日之發視也。案

卜筮蓍本當納冊。且公求以身代王。不可使王聞。此冊自諸史執事外不可令他人知。公歸啟籥見書。自即納冊於匱。但告王罔害。當與乃并是吉相承。故於此乃著公歸納冊之語。敘事屬文之法當然也。納冊常事本不必書。史因後日成王啟金縢之書大感悟。故特筆為下張本。遂大書王翼日乃瘳。以見公精誠格天。天人相與之故大彰明較著如此。金縢者。冊既入冊匱。鍵之。又以金絲纏束其外。重秘書也。翼。古本多作翼。昱。釋言云明也。郭注引此作翌。翌蓋昱之借。說文。昱。日明也。瘳愈也。

此第三節。請命後卜

告納冊。欲明王瘳。 以上第一章。敘金縢本事。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段氏云二於字唐石經及注疏各本皆不作于蓋相承如是詩于字唐石經亦閒作於

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八十三矣。於文王受命為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矣。詩疏豳譜管國名。叔字。周公兄。武王弟。封於管。羣弟。蔡叔霍叔。武王崩。周公免喪。欲居攝。詩七月序疏引作免喪服意欲攝政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也。故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孺子。謂成王也。詩邶鄘衛譜疏 箋云 史遷說。其後武王既

崩。成王少在强葆索隱曰强葆即繦褓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釋曰上敘周公作金縢事畢。此以下歷說武王既喪周公遭變避居成王因風雷之異開金縢之書感悟迎公以終之。且為下大誥諸篇張本。武王既喪者既終也。謂喪服畢也。自王疾瘳至此凡六年。故史為檃括之辭曰武王既喪。與顧命書成王崩立文異。史公以既崩釋既喪。則以為武王初崩成王立周公攝政流言即起。王氏云。定四年傳云。周公為

太宰。禮君薨百官摠己以聽于冢宰三年。當武王初崩。周公固已攝政。自是常禮。不應致疑。及免喪。成王幼將代攝其位。三叔疑公欲依殷禮兄死弟及。故流言起也。流言者。如水之流。儒行云聞流言不信是也。江氏云。管叔生當武王周公之間。習聞商王舊法兄弟相及。謂武王崩嗣王幼。次當及己。今己為監于殷而公居攝。疑公蓄異志而豫遣己。故有是流言。案管叔為人。蓋才足使而設心不善。當武王時。其不善之端未形。故武王使之使之監殷。逸周書克殷後年王在管。蓋告以撫循殷民之道。是

監殷之使實出武王。但武王事周公皆相之。故陳賈言周公使管叔監殷而孟子然之。武王周公以為管蔡等同母昆弟。親愛之至。委以監殷重任。坦然無疑。不意其包藏禍心。覬覦天位。讒害同氣。君子以管叔為有篡奪之心而後動於讒。與漢昭帝時燕王蓋主誣陷霍子孟同。成王當時雖不及昭帝之明。而卒感悟迎公。管叔等知流言不售。懼王誅將加。遂挾商奄以叛。流言與叛異時異事。而流言實為叛所由起。嗚呼。利誠亂之始也。均是文王太姒之子。武王周公之昆弟。而利令志昏。遂蓄異

謀。言為心聲。利之一字。是其病根。其流言與國。非憎公也。將不利與王以自利。不得不去公也。使其設心王（正）與周公相反。公求以身代武王。身且不惜。而安知富有天下貴為天子之為利。其後攝政七年。日夜孜孜。又安天下。教誨輔導成王。使能揜述於文武。而歸之政。蓋公惟以利王室利天下為利。而已。無與焉。聖狂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矣。鄭云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者。文王武王周公三聖相繼以成周道。致成康太平刑錯之治。此天命也。管蔡等不知而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謂天位可

以詐力取。故非毀周公而流言起。史公云成王在
襁褓中者。此强極言其幼小。非實事。襁褓中不過
二三歲。越二三年不過五六歲。下云為詩貽王。豈
其能解。未敢誚公非豈所知。記云抗世子法於伯
禽。若襁褓中焉用抗法。蓋秦漢間說成王周公事
多傳聞異辭。實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已十歲。據此
一端。今古文說異同。可以實事求是平心推核矣。
又案商代兄終弟及。實啟骨肉相殘之禍。周公
立人倫禮教之極。武王疾亟時謂公曰。公乃兄弟
相為後。公垂涕恐懼拱手辭。其後制禮。遠監殷代

代之弊。近懲管蔡之亂。定傳子之法。貴嫡重正。喪服天子諸侯旁親皆絕。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而為人後者必為之子。所以正倫理篤恩義。以尊尊保全親親。意深遠矣。春秋大居正本此。

此第二章第一節。周公遺流言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釋文辟馬鄭音避

辟為避居東都。馬同釋文 我今不辟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謙讓為德。我反有欲位之謗。無下當脫以字 告於我先王。言愧無辭也。詩七月箋云 史遺說。周公乃

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為之若此。（此與鄭讀同而說異）辟。壁中古文作辭。說文曰。辭。法（今本作治）也。从辟从井。周書曰。我之不辭。（辟部）

釋曰 周公將避居以釋王疑。且密邇商奄。以防亂作。乃以國事屬二公。而告以不得不避之故。曰我之弗避則心迹不明。無以告我先王。非敢舍孺子而負武王之付託也。此鄭義讀辟為避。於理最順。偽孔傳讀辟為刑辟字。謂誅管蔡等。江氏王

氏說。一則流言即往征而誅之。必無此事。且此流言乃在未叛之前。亦王未迎周公之前事。下大誥序始言武王崩三監叛。此則在迎歸周公之後矣。流言與叛。兩時也。兩事也。而傳併為一談。以此流言即為叛時。何其妄也。且使羣叔果與武庚同叛矣。公之誅之宜也。成王雖懵愚。亦何至既誅三監猶有未悟。必待風雷之感金縢之啟始釋然乎。大誥序武王沒三監及淮夷叛。沒與叛相隔甚遠。是撮敘。非連敘也。墨子耕柱篇云。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于商蓋。關叔即管叔。商蓋即商奄。管與

（一）

關奄與蓋皆聲之轉。吳君高越紐錄云。周公傅相成王。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成王。乃辭位出巡狩于邊。皆與鄭合也。案江王說至精確。辟字說文作𨐨。今本云治也。段氏據釋文改治為法。謂𨐨字從𢆉井法也。此字之本義。下引書我之不𨐨。以古文各家說推之。當是引經說段借。蓋許君偁書孔氏。而史公從子國問故。馬鄭注古文尚書皆讀辟即爲避。史公許君馬鄭讀皆同。惟史公以不避嫌爲不避嫌。據初欲攝政成周道言。鄭君以不辟爲不避去。據今欲出居東都言。兩說不同而義可相兼。

史公言三王之憂勞天下云云。則固古文說大義。班氏謂還書金縢多古文說。此其彰著者。但以居東為即東征。則仍用今文義。揆之經文事理。未免牴牾耳。今本說文辟訓治。則當為治流言所自來而備豫不虞。亦通。 此第二節。周公將避居。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己。詩七月序疏 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年盡為成王所得。詩鴟鴞序疏 謂之罪人。史書成王意也。罪其屬黨。言將之。罪鴟鴞疏 箋云 史遷說。於是卒相成

王。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又云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此與鄭說異【釋曰】此經書居東。大誥云肆朕誕以爾東征。居與征截然二事。今文家合為一。則何不直書東征乎。書於居東稱二年下別出于後之文。詩於東征統稱三年。劃然兩事。妄人強合為一。則于後為詩豈自軍中寄王乎。謬於經且戾於史矣。罪人斯得。總括之辭。若以為誅管蔡武庚。則當如書序直書黜殷伐管蔡矣。何用含混其辭乎。此經文自明無待他證者惟罪人今鄭以為周

公之屬黨。學者多疑之。王氏云。鄭以斯時公之心跡未明。王疑方甚。則此事實情理所有。況此時武庚未叛。管蔡未誅。罪人斯得。舍此將何所指乎。鄭說是也。李鼎祚周易集解于蒙初六用說桎梏引干寶云。此成王始覺周公至誠之象。將正四國之罪。宜釋周公之黨。然則康成此注。干寶已引用之。古書多亡。無可援證。在鄭當日必別有據也。案王說甚是。屬黨謂屬僚。鄭注高宗肜日云。祖己謂其黨。此黨字義同。與知居攝。蓋流言者誣以擁戴。後詳論之。江氏則云。罪人。謂流言者。初聞流言。未知

所自出。居東二年探得其實。知其出于三叔。故曰罪人斯得。說與詩毛傳合。當與鄭義并存。亦詳下。于後。公乃為詩以怡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今本怡作貽據注改

于後。于二年也。後詩豳譜疏怡。悅也。周公傷其屬黨無罪將死。恐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鴟鴞之詩以怡王。今豳風鴟鴞也。鴟鴞序疏鬻子。斥成王。鴟鴞疏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疏今本怡作貽成王非周公意未解。今又為罪人言。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鴟鴞疏箋云史遷說名作命。誚作

訓。說為東土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訓周公。說與鄭異誚。壁中古文字。說文譙重文作誚。曰古文譙。从肖。周書曰。王亦未敢誚公。言部釋曰于後。為謂二年後入三年也。下秋大熟即是年之秋。經特著此文於二年下。顯與東征詩統言三年而歸其間無他事者異。史公不述于後之文。而云東土既集歸報成王。則自流言至此始書必已一一詳記。何須更為詩貽王者。貽遺也。遠道致之之辭。若歸而進詩於王。則當云戒王。不當云貽王矣。且公奉王命出征。功成而歸。王當喜王之不

暇。何反有誚公之意而未敢順公乎。此今文說傳聞異辭未及考實者。爲詩怡王。今本作貽。俗字。當作詒。遺也。詩序正作遺。鄭本蓋作怡。或讀詒爲怡悅也。蓋辭遜而悅。婉諷而非直諫。借屬臣先祖之情以見先王之意。說詳下。江氏則云。公既得流言情實。乃爲詩遺王。言己勤勞曾恭侮之。王室將毀。託鴟鴞以喻。義得與鄭相兼。蓋居東時公固審知流言所卬而讒夫方張。誣陷屬臣亦事勢所有。毛鄭詩書凡皆有所本。理可互通。在學者善會之。古者教胄子必以詩學。世子春誦夏絃。成王自少保養

於周公。含有蕭陶。早能興於詩。袁復常讀樂章。周公即為作七月之詩而朝廟有閔予小子之詩求助羣臣有訪落之詩羣臣進戒有敬之之詩。蓋王本好詩故此時公為鴟鴞之詩以怡悅之。淒涼沈痛之音最足感人。況王與公至親至愛。能興動於中和。但錮蔽未解。故誤會詩旨反有欲誚公之意。推其恩親未敢耳。許以誚為譙之古文。則今文宜作譙。然史記作訓。訓順也。字又異。錢氏大昕謂誚字古者作訬。古誤為訓。段氏謂訬當作訫。信之古文。言王未敢信公。或然。王亦未敢誚公。為此章結

句而即以起下章。且為王執書以泣自怨自艾張本。蓋流言至此。王猶未悟。公之窮至矣。管蔡商奄虎視眈眈。王之不明覆亡可待。天方佑周。故雷電疾風為非常之變。以大警覺之。於是王因將卜啟金縢得周公所納之書而大覺悟。遂迎公歸攝政致太平。此撥亂反正一大轉機也。故史特著此據為前後關鍵。與秋大熟云云緊相承接。文義至明至美。而今文家乃以秋大熟以下為周公薨後事。則與上文隔絕。如風馬牛之不相及。秋大熟為何年之秋乎。且如此。則經但見王之感未見王之悟。

文義何無結束耶。此蓋歐陽失其義。鄭君每云或疑。太史未及要刪。班氏以為疏略者矣。孫氏謂秋大熟以下乃亳姑逸文。則是金縢無終亳姑無始。若云錯簡。何今古文不謀而合乎。余皆未敢以為然也。 此第三節周公居東為詩怡王。 以上第二章。記周公遺愛。繫易屯以下文辭終文王之業。當在此時。 余昔友教兩湖。與諸生說詩。論此事甚詳。後為實學詩注稍增損之。今備錄於下。陳氏澧東塾讀書記曰。周公東征之事。考之詩書。武王崩。管蔡流言。周公避居東都。知管蔡將叛。乃為鴟

鴟之詩。成王猶疑周公。至感雷風之異。迎周公歸

於是管蔡商奄四國皆叛。周公東征三年。歸而攝

政致太平。鄭君說皆不謬。惟金縢云罪人斯得。謂

得知流言出於管蔡。鄭以爲成王收周公官屬。此

爲誤耳。王肅以周公居東二年爲作大誥而東征。

以罪人斯得爲殺管蔡。孔疏以王說傳合毛傳。汪

容甫述學又以王說傳合說文。案鴟鴞篇云旣取

我子。無毀我室。毛傳云寍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

毛意以大鳥取我二子將毀我巢。喻武庚叛而使

管蔡附己將毀周室也。說文云𨐨。治也。引周書曰

我之不辟。許意謂不治流言所自起。則無以告先王也。二者皆不可傳合王說也。如王說。則於詩書皆不可通。金縢言管叔及羣弟流言。未言管蔡叛也。周公一聞流言而遽興兵誅殺兄弟。何太急乎。偽古文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於商。囚蔡叔於郭鄰。此以流言即誅囚。與王說同。可知偽古文乃肅所作也。且成王此時方疑周公。豈命周公伐管蔡乎。此大誥孔疏語。正可以駁偽孔及王說。所謂以矛刺盾也。王云。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見豳孔疏請此以書言二年詩言三年參差不合而為之彌縫耳。汪容甫云。公避位以避於野。一死士之力足以制之。夫成王且不敢誅公。況敢違死士以制之和若周死去。則公雖在朝亦可害之矣。其所據

逸周書作雒解之文。則孔晁注已言其陵䢖。江艮庭論之已詳矣。

案周公居東事。惟毛氏詩序與鄭書注詩箋說之最當。而罪人斯得所指不同。毛義劉氏台拱周公居東論推闡最精。鄭義元殤曾詳論之。文皆多。錄其略。劉氏曰。流言之初起也。周公篤篤不料其為管蔡。而心識其為商人之間已。則不敢以不察。察而得之。必且始而駭。中而疑。終則痛哭流涕。引以為終身之大慼。此天理人情之至。以義推之而可見者也。夫周王之不可避也明矣。王室未安。四方未集。則武王不可死。武王死而周公存。則周公之身。一武

王之身也。而周公不可去。人謂成王疑周公。於勢不得以不去。固也。而不知周公豈苟去者哉。鄭氏之說以為避位待罪以須成王之察已者。此周公之迹也。乃若其心。則欲就居東國密通商人。得以陰察諸侯之動靜而為之備也。按鄭君非不知其心意有所偏重耳詳後蓋周自后稷公劉以來。修德行義十有餘世。大統甫集。而忽焉喪之。此周公之所大懼而不敢不以為身任者也。故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至於二年之久。然後主名區處一一得之。故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罪人者。非一之辭也。得

者。廉而得之也。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成王二公未始以為憂而公獨識之。此所謂罪人斯得者也。吾於鴟鴞見人道之極焉。鴟鴞取子以喻管蔡為武庚之所脅從。所以未滅其倡亂之罪而不忍盡其辭。親親之道也。至於閔王業之艱難。懼覆亡之無日。情危辭蹙。幾於大聲而疾呼。自書契以來。哀痛迫切未有若此詩之甚者。史臣以於後二字繫於罪人斯得之下。實與詩之辭旨表裏相應。明白無疑。自為詩以上記周公之事備。乃著王亦未敢誚公一

語。以見成王之心。蓋周公去位而成王不留以上數語有刪併居東二年而成王無後命。及得鴟鴞之詩猶尚不悟。但自始至終未敢致誚讓於公。古人記事文約旨明。一言蔽之。情事了然矣。　元弼申詩鴟鴞箋曰。先儒演贊鄭誼多善。惟罪人斯得諸說者猶疑之。愚竊謂周公將攝政管蔡流言。成王當日將誰信耶。信周公。則當如漢昭帝之於霍光。邠風無由作。爲信管蔡則王之視公幾勢不兩立。公雖避位釋嫌而王怒未息。讒夫方張。屬官觸罪何足以疑。史記周公世家蒙恬列傳皆有賊臣譖周公。成

王大怒周公奔楚之文。藉非屬官實有出奔何由傳於此言。據此以推。足知當日危亂之情形矣。鄭說有本。不待他證。請以詩書證之。書曰。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詩序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故為詩以貽王。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將攝政之志攝也。攝政與不利志相反也。迹相似也。不知其志而疑其迹。王不幾謂公為罪人乎。何有於屬官。詩序未知公志與書罪人斯得文正相當。彼此互證。作詩之由可想見矣。罪人斯得不即為詩貽王。於後乃貽之者。欲俟王意稍解也。

書曰王亦未敢誚公。則王與公有隙可知。詩序一則曰遭變。再則曰救亂。而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至於再。則周公之難不減於文王明夷矣。而謂居官得咎必無其事。索隱鈎深恐有所未盡也。且禍亂不極則聖人不顯。善哉乎狼跋之序曰。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凡周公所為者極難耳。公曰。我之不辟。我無以告我先王。此哀痛之言傷心之語。當深長思也。蓋先王以孺子天下付周公。周公在朝。則天下莫敢起而致難於成王。今王疑公矣。避則國命誰寄。

不避則內患將作。身不免而國從之。避而設備。則有據土以叛之嫌。適以證流言而益王疑。避而不設備。則敵人乘我亡無日矣。此先王在天之靈時怨時恫而不可柰何者也。於是深計熟慮。陽託釋位待罪之遠。而陰為保聚禦侮之謀。歷二年之久而商人不敢竊發。則公之苦心經營思患豫防為何如哉。於是時也。公益日夜以冀王心之悟也。又日夜以冀管蔡之悔禍將更設善法以保全之也。孰意讒說未已。王忿不衰。四國方虎視耽耽狡焉思逞。而王乃囚執賢臣。幾於助敵自攻。公以孤危之

身寄億兆之命。內外交迫。計無所施。於是遑回審顧。作歌告哀。以廣主上之意。而其事不可以正言也。偏言之以見正。不可以深論也。淺言之而意深。其詩言諸臣父祖勤勞王家以致祿位。積功至著。不欲見子孫絕奪。王當哀閔之。以見先王先（積）德累仁締造艱難。不忍見丕基之顛覆。王當顧念之。詩辭不及邦國大故以避嫌。而撥亂憂禍之心隱然可見。蓋借端以曉王。人情非甚相遠。天下之理一也。公惟以先王之心為心。故能忖度先臣之心。王苟諒先臣之心有不惕然以念先王之隱痛乎。漢

昭帝曰。大將軍國家忠臣。先帝所屬。王苟因此追念先王。則執書以泣。不待啟金縢知。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公蓋欲以告我先王之心施及成王。所請者屬臣。而所以請者不獨為屬臣。乃大懼社稷之不靈長也。故序達其志曰周公救亂。文立乎此。而意見彼。王而悟。國之福也。即不悟。言不及啓不至攖怒。其辭遜以說。其思危以深。其義隱而顯。紆迴曲折。求之而其趣無盡。詩序說風之義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鴟鴞風之極則也。至公之秉心不回。亦於此可明。正義

因成王謂公將篡。故罪其屬黨。公若實有篡心。不敢為臣諾請。今作詩與王言其屬臣無罪。則知公不為害。此言是也。苟有邪心。事已暴露。屬黨將誅。君怒方甚。自絕俱全之望。豈貴無益之辭。惟心本無他。故志在相救。此理之是非易明。情之虛實不爽者也。王得詩反欲誚公。蓋倉卒未達故耳。以公之聖。不患更無轉移之方。然公之窮至是極矣。是以上天震怒。雷風動威。精誠之所致也。夫周公文王之為子。武王之為弟。成王之為叔父也。有大功位冢宰。禮樂征伐。政由己出。望莫隆焉。權莫重焉。

成王屬則兄子。年則沖人。而流言之難。避位遂逃。負罪引慝。屬臣無辜橫被大譴。義當規諫而不敢直言。惟取至誠懇惻。式感王心。小心畏忌柔順謹敬如此。此可以定萬世君臣之分矣。夫分親生嫌。功高震主。罪人斯得之時。以他人處此。稍不以將順為匡救。則大事決裂。禍起蕭牆。王室分崩。敵人乘敝。身陷國夷。先王何觀。即武相忍為亂。而君心疑懼。驂乘芒刺。苟安之為多。何太平德洽之有。惟其逆來順受。出於至誠。故風雷彰德之後。成王歷思往事深信不疑。攝政七年。惟所施行。伯禽抗法。

來成盛德。明文昭。定武烈。揚頌聲。虛囹圄。後人知周道之成在誕保受命時。而不知其所以能成者在罪人斯得時也。其後周公歸政。北面就臣位。無伐矜之色。周公且薨。曰必葬我成周。明我臣於王。蓋公於王純乎臣者也。周公居人臣之極地。遭人臣之至變。而於王變中垂萬世之至常。書大傳曰忠孝之道盡在成王周公之關。可謂知言矣。問者曰。周公遭變致亂則然矣。其初之欲攝政何也。曰以成周道也。且成王之志也。成王免喪年十三耳。詩敬之述王答羣臣之辭。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

公於是始有居攝之志。蓋不得已而為之。居攝王初無疑。不利之言尚王乃疑耶。曰。鄭以罪人為與知居攝者何也。曰。此明其無罪也。居攝王與羣臣靡不知。不獨屬臣知之。與知居攝何罪之有。罪之者誤以為與知不利耳。曰。此人本無罪而經書罪人何也。曰。鄭注云史書成王意。此言乎其初也。初既據王意書之。後當據王意改之。然而不改者此周公之志也。蓋天下無不是之君親。鄭注居東云出處東國待罪。是公且身自引罪。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夫以周公之聖德通神明。

道濟四海天下萬世莫不見其心。而公於此猶若負疚然。所以為事君之小心也。所以正名教敘彝倫示大順也。揚子雲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余亦曰事君自知不足者其周公乎。曰是皆然矣。罪人斯得古說不一。皆失實歟。曰年代遼遠。典籍散亡。鄭益於古書中擇取一說。何可舉一廢百。但以罪人斯得為知流言所由。公之防亂較易。以罪人斯得為得公屬臣。公之蒙難乃更難耳。鄭君蓋欲極觀聖人處變之道。以立萬世人臣之大防也。書注一則曰待罪以俟君之察己。再則曰不

敢正誥其辭氣之順可謂得公之心矣。鄭意若曰。以周公之貴之親之勲之忠而被誣如彼。而其心其事如此。則夫乘勢竊柄。賊主專國。跋扈不臣者。其罪上通於天矣。蓋伯夷叔齊為仁賢。則衛輒為逆惡。以對讎而明也。鄭君當漢綱絶紐賊臣干位之時。懼後世之無人倫也。極明順道以深塞逆源。是仁人憂世之志也。即所據書猶未得實。亦足以明教矣。為鄭學者心知其意。不必泥成王之果失刑。但當知周公之善處變。王而不罪公黨則已。如其罪之公之挽回補救必如此。為世人臣當大任

事弱主者皆當如此。如此為聖。皇甫義真諸葛孔明知大道矣。不如此為賊。曹操袁紹輩是也。若就成王而論。則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苟能有終。袞職不廢。太甲顛覆湯之典刑。思庸復辟。為殷太宗。王即有是過舉。王年少。賊臣誤王也。豈遂為盛德累哉。

案罪人斯得不據王意改之以罪管蔡者。蓋周公之所不忍也。管蔡失道。公欲保全之而不能。深以為痛。不忍更以罪人目之。常棣列於文王之詩。變易時世以隱其罪。東山曰我東曰歸我心西悲。此又周公之至情也。

逸周書作雒篇。武王克

殷。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
叔于殷。俾監殷臣。王崩。周公相天子。三叔及殷東
徐奄及熊盈以略。（略作畔）亦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
諸侯。作師旅。臨衞政殷。（政作攻）殷大震潰。降辟三叔。
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淩。
書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
作大誥。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
作微子之命。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
叔。作康誥。 案黜殷伐管蔡皆周公東征事。奉成
王命爲之。序惟於黜殷言周公者。蓋周公東征。本

為征殷。祿父既走死。下令治三叔。雖申王法。公意實欲求得而保全之。管叔自以罪魁戎首懼不得免。先已自經。乃以蔡叔歸而赦霍叔。使仍列於諸侯。逸書言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淩。不言乃經管叔囚蔡叔。且管叔經卒與祿父北奔連文。在乃囚之上。其為管叔自經甚明。詩云。原隰裒矣。兄弟求矣。鄭箋謂兄弟相求立榮顯之名者。兼兄弟屬辭固然。若以閔管蔡之情推之。則隱含原隰積尸中兄弟是求之意。周公欲保全管蔡之志可見矣。使管叔不自殺。亦必如蔡叔得盡天年。故序於伐管

蔡惟言成王不言周公。蓋王深怒其始之欺終之叛。命公討之與武庚同罪。公欲設法皆保全之而勢已不及。此東山零雨無窮之悲也。惟聖知聖。孰謂序非孔子作哉。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

秋。謂周公出二年之後明年秋也。詩豳譜疏 弁。爵弁。疏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成王此時年十五。於禮已冠。穀梁文十二年疏 詩芄蘭疏引人君必爵弁者。十二而冠佩為人十字

天變降服。亦如國家失道焉。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疏覽云古文家說。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論衡感類

此與鄭說大同惟以居東為奔楚異

大傳雷作雨。邦作國。說為周公老于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成周。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乃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史遷斯作盡。盡弁作朝服。啟作開。說作簡。說為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周。以明我吾不敢離成王。周

公既卒。後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此今文說與鄭異

釋曰

秋者。二年後之秋。於居東爲第三年。時成王年十五。感風雷之變。即迎公歸。爲攝政元年。古文說或以上文于後爲居東二年内之後一年。成王年十四。於經文義不順。故鄭云二年之後明年之秋。以明年二字申後字。非後之外又有明年也。穫。刈穀也。偃。仆也。斯。盡也。洪範曰蒙恒風若。王爲羣小所蔽。故致大風之災。先以雷

電者大動以威。發聲振瞶也。大熟未穫而有雷風之災。王於禾盡偃大木盡拔。示國家方將大興而信小人廢君子以取不測之禍。有棟折榱崩巢覆卵破之勢。故國人大恐。風雷之變。古文說以爲流言時。今文說以爲公薨後。江氏云。風雷之變。若是周公卒後事。則經于秋大熟之上當明言周公既歿以別起其文。以見與爲詩詒王異時。如上武王既喪之文。異於周公請命時矣。蓋于王亦未敢誚公之下。即云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明雷風之變爲王感于流言。不爲王疑于葬公。故知古文

說是。案江說甚當。古文家有奔楚之說者。江謂洛邑與楚於鎬京皆在東。陳氏據逸周書謂公誅商奄時并討熊盈而封熊繹於楚。荀子所謂周公南征。愚謂孟子亦引魯頌荆舒是懲而云周公所膺。但此係東征事。若居東時則越絕錄云退狩於邊。或自豫入荆以觀諸侯之動靜。謂之奔楚者。語本蒙恬。立言失當耳。王與大夫盡弁。舊說謂成王因喪而冠。實則武王此時年十三。免喪而冠。經言盡弁見王年幼初冠。正未堪家多難之時。爵弁本士服。天子唯始冠一服之。餘則習諸侯服之見。權宜承天變

降服見此經。所謂國家未道不充其服也。開金縢之書者。為求先王故事遇災救變之方。且將穆卜也。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即公所納冊之文及命龜辭。云乃得者。不期得而得之。王初不知公書在內。公更不料後有啟之者。天實使之。以彰公德而發王明。周室危急存亡之機於此而轉。天明威弼我丕丕基自此始矣。此與首章公冊祝請代武王納冊金縢匱中相終始。雷電以風時與雨。故下云天乃雨。此古文孔子所書得其正。今文作雷雨。下文當云天止雨。或云天乃霽。論衡引古

文說亦作雷雨者容字誤。史公斯作盡。啟作闢。訓
詁字。盡弁作朝服。蓋以弁為皮弁。天子之朝朝服也。
又卜筮恒用皮弁。或然。說作簡。讀簡冊。此功字上
文作質或兼采今古文。不必劃一。段氏云今文
之說最為荒謬。史官記事。前云既克商二年。云武
王既喪。云居東二年。何等分明。豈有為詩詒王之
後秋大熟之前。間隔若干年若干大事。不書周公
薨而突書其薨後之事。令人讀罷不知其顛末者。案
此經古文說之遠勝今文。但以經順文讀之。昭然
自明。經上云周公居東二年。次云于後。謂二年之

後也。又次云秋。謂于後之秋也。上文相承。宻合無間。明是一時事。若以秋大熟云云爲在周公薨後。則秋字上無所承。爲何年之秋乎。文不成義矣。且未敢誚公之後公薨之前。歷年甚多。大政甚多。又有歸政一大節。何無一語及之。若使王未敢順公之意久而未釋。則王與公相處。何異漢宣之負芒在背。何怪他日賊臣誣公王怒公出而洛誥王稱美周公心悅誠服之語。皆非由衷之言乎。是公之忠誠未孚。而王之疑惑不解也。豈其然哉。魯世家奔楚之說本之蒙恬上書。譙周謂秦焚書時人

言金縢事失其本末。愚又謂秦焚偶語詩書。故恬欲以周公自比。不敢用尚書正文。別取他說。漢時諸侯史記皆亡。獨有秦紀。史公網羅放失。遇而存之。考古者固以見周公、避居之確有其事。王欲罪公屬黨之說必有所本。則可。若執為事實。以與流言時風雷彰德、王啟金縢感泣迎公昭如日月之經文相抵觸。則不可。史記於流言後歷敘諸大事。乃及周公卒秋大熟云云。段氏正據此知流言後必不可突然序改葬事。而經兩文相接。如珠在貫如枘入鑿。則秋大熟一章。必當如古文說、不得如

今文說。皮氏乃譏其不考史記。並於孫氏陳氏皆有貶辭。如其說則經文上下扞格辭旨隔膜。且非所以處成王周公。所謂書之失誣矣。經云王與大夫盡弁。見王幼初冠遭家多難之意。云二公及王問諸司百執事。公以國事屬二公。公出後益二公代公右王。故云二公及王。公出惟二公在朝。如今文說。則此時周公歸老已久。太公亦久之齊。惟召公在朝如故。其餘二公必別有人。經當云三公不當云二公。司百執事即助公禱卜者。此時相距止八年。其人皆在。故曰信。白公命我弗敢言若亦歷

十餘年。恐知其本末者寡矣。王執書以泣。蓋自怨自艾。前日欲請公之嫌。渙然冰釋。云公勤勞王室。答鴟鴞詩旨亦豁然解矣。若謂思念公而泣。則王言中實全無公喪及改葬之意。此經全篇皆明白曉暢。何獨於此不瞭乎。云惟予冲人弗及知。公出時王年十三。故云爾。如今文說。則王年將壯。公之盛德大功。王一一與之共。何云弗及知乎。云朕小子其新逆。謂自新以迎公歸。與上文居東相熱始若以為迎公柩。則上無喪文。經豈若是之霾晦乎。總之此篇就經解經。當文自明。秋大熟直承于後之

文。其下絕無周公喪葬之義。兩言扼要。今古文說是非灼然明矣。問者曰。是皆然矣。伏生親見百篇之書而有此誤。何也。曰。此非伏生之誤。撰集大傳者之誤也。蓋流言之難。王感風雷之變。開金縢得公代武王之說。泣迎公歸者。此篇之事也。公將歿曰必葬我成周。示我臣於王。王欲以天子禮葬公而有重違公意。將如公言夫。又有雷雨之變。王感念前事知天為尊公禮未備。而然於是告周公以承天戒將用非常之禮葬公於畢。從文王如天子制。且命魯郊者。亳姑篇之事也。亳姑亡。伏生述其

事以授弟子。蓋本不與金縢相涉，而撰大傳者誤入之金縢傳。金縢本義反混。孔君讀古文，始釐正之。別為之說。而當時今文立學。史公亦未敢（眀深）申辨。至鄭君注書。始一一考正詳備。後儒多宗其說。范書君所謂某定義遂乖孔書違明者。此亦其一大端。孫氏割金縢下半為亳姑。非是。然知大傳所說為亳姑事。則甚有見。今分別部居。以古文說解金縢經。以今文說歸亳姑傳。則庶乎其不差矣。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問者。問審然否也。史記集解箋云馬氏噫作懿。曰懿猶億也。釋文史遷信作信有。釋曰君父疾困臣子禱人。禮出於人心之誠。聖人之行有過於人者。周公達禮之至。故有以身代王之請。此事疑於過禮奇異。故二公及王問審然否。予審猶誠也。諸史百執事皆親與其事者。對曰誠有之。繼以歎息而曰公命我勿敢言。命猶戒也。噫者傷公至忠而被謗。已欲為公雪誣而又不敢違公命。不覺歎息而言。猶王感悟深悔不覺泣下。皆足見至誠入人之深也。公禱人事。二公未必不知。惟冊祝之文請代之語。則絕無

所聞。二公至此必恍然悟前此止其穆卜之故矣。此亦與前文然始相明。噫。正字。懿。噫皆借字。詩瞻卬之懿易震六二之億皆噫之借。此第三章第一節。王因天變啟金縢書知公求代武王事。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史記集解新逆。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於東。與之歸尊任之。詩東山序疏箋云馬氏新逆作親迎。史遷說自今後其

無穆卜乎。沖作幼無新字。釋曰王執書以泣。痛傷周公知有君與國而不知有身。身之不恤而何知為天子有天下之利。忠孝如是而已不知人亦無知之者。惟天知之。雷風動威。職是之故。彰明較著。更何待卜乎。前此未敢誚公。至是而信公深矣。忠孝者。公請代武王忠也。使先王有所依歸孝也。勤勞王家。謂佐文武造周。詩所謂綢繆牖戶拮据室家也。公出時王年僅十三。故云幼弗及知。今天動威發我蒙以彰公德。我其自新以迎公歸於我國家親親尊賢之禮亦正宜然。新謂改舊欲誚公之惑

志而自新。逆。謂親至公避居之所而迎之歸。古親新字通。逆迎聲轉義同。故馬本新逆作親迎。鄭箋詩東山亦云東山亦云親迎。言與之歸則親迎可知。亦者。言非惟悔過自新當然。於國家之禮亦宜之也。詩曰。我覯之子。籩豆有踐。又曰。我覯之子。袞衣繡裳。言王當備禮以見公也。越絕書言王流涕而行夜見周公。是新逆之事。古文說言明且清上下融洽經證確切如此。如今文無親新字。逆作迎。伏生本意蓋亦謂迎公歸。後師誤以毫姑事當之。則迎當謂迎公喪葬以非常之禮。然經絕無喪文。王

言有悔過之誠無哀喪之意。殆不然矣。孫氏訓迎為逆。而說為順逆爭之節。謂我爭於禮宜遭天變。更迂曲不辭。然孫氏陳氏兼申今古文以待後人擇善可也。皮氏執一而不求是。則謬於經矣。成王初雖孤疑。而悔過若此之深。從義若此之速。此其所以能纘述於文武。而為天下之盛王也。　此第二節。王悔悟將親迎公。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易傳云。陽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

感天。不迴旋。經曰。疏 築。拾也。釋文馬注作禾為大木所偃。起其木。拾其下禾。無所亡失。疏引馬注史記集解同惟大木無大字末句作乃無所亡失也 文王崩後。明年生成王。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禮記明堂位疏云鄭康成用衛宏之說 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將踐祚。周公欲代之攝政。羣叔流言。周公辟之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成王收捕周公之屬黨。時成王年十四也。明年秋大熟。遭雷風之變。時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迎周公返而居攝之元年也。居攝四年。封康叔。作康誥。是成王年十八也。故書傳云天子太子十

八稱孟侯。（禮記文王世子疏）五年作召誥。七年作洛誥。伐紂至此十六年也。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洛誥時。年二十一也。即政時年二十二也。然則成王以文王終明年生也。（詩豳譜疏）箋云馬氏曰。反風。風還反也。（史記集解）今文天乃雨。或作天止雨。（論衡感類）或作天霽雨。（琴操）史遷邦作國。蔡二作箴。（釋文）釋曰王出郊。親迎周公方出郊也。出者出行。出郊二字連文。如出門出疆之比。是指其地。由國而出郊。蓋近郊也。王迎公甫出郊。天即雨反風起禾。所謂陽感天不旋日。示帝心悅喜。立轉禍為福。易亡為興也。今文以郊為

郊祭祭謝天。經傳言郊未有云出郊者。於郊故謂之郊。不假言出。應天以實不以文。天動威以彰公德。速出迎公。乃所以謝天也。上大雷電以風無雨。至此乃雨。今文上作雷雨。則此當作止雨。或作霽雨。然穀初成甚未堅實。而遇大風。或乾枯出蟲。雨以潤之。則充實無患。尤足見天意。古文甚為長。反風者。轉風使易嚮。則向之禾盡為風所偃者。今反盡為風所起矣。於是（時）王遂東行。二公命邦人凡禾（在）大木所偃之下。風所不能起者。盡扶起其木而拾起其下之禾。所以承天意代天工也。於是禾無所

亡失。歲則大熟。咸應神速如此。董子曰。災異者。天所以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人君善承天意。親賢厚遠小人。則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矣。鄭引易傳者。易緯稽覽圖中孚傳文。爾雅釋言。筑。拾也。築筑字同。段氏曰。筑與掇雙聲。故得訓拾。蓋以築爲掇之假借。據周頌譜疏。鄭以武王十二月崩。成王三年二月禫。則免喪在成王三年二月。此注成王年十二明年七字疑衍文。

此第三節王迎公天變復常。

以上第三章。記王因天變啟金縢之書。大感悟迎周公。公所納册祝之文於是大顯。史遂詳

述其事以終之。自是王益尊任公，使之攝政。管蔡等因反間不行而晦。王遂命公東征而作大誥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二十終

附原書紙簽

（一）

上接讀辟為避註

論衡引古文家說亦有避居之義。蓋壁中古文作[illegible]孔君以今文易為辟而讀為避。意謂[illegible]即辟即避。下接史公許君馬鄭諸[illegible]